

007

007

(第二辑)
典藏系列

*You Only
Live Twice*

择日而亡

伊恩·弗莱明 著

吴 民 译

非 外 借

APE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007

007 (第二辑)
典藏系列

*You Only
Live Twice*
择日而亡

伊恩·弗莱明◎著

吴民◎译



APCTUR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择日而亡/(英)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著;吴民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8.1

(007 典藏系列)

ISBN 978-7-5396-6077-6

I. ①择… II. ①伊…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03657 号

出版人:朱寒冬

合作策划:原典纪文化

责任编辑:姜婧婧

装帧设计:张诚鑫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址: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销部:(0551)63533889

印制: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0551)656613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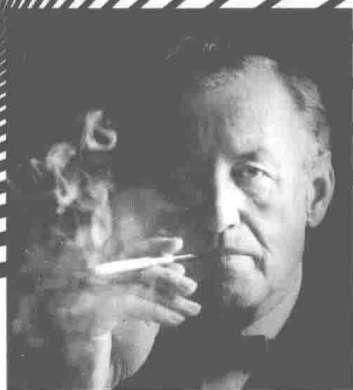
开本:880×1230 1/32 印张:11.375 字数:280千字

版次: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Ian Fleming

伊恩·弗莱明

1953年，正在牙买加太阳酒店度蜜月的伊恩·弗莱明百无聊赖地坐在打字机边，他的脑子里在酝酿“一部终结所有间谍小说的间谍小说”——这部小说的主角就是通俗文学世界里最为人知晓、商业电影范围内生命最长的詹姆斯·邦德。

和其笔下的007一样，弗莱明的现实生活中也充满了炮弹味和香水味，和詹姆斯·邦德有的一拼。弗莱明1908年出生在英国。他的性情却和英国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1921年，在著名的伊顿公学念书的弗莱明因为行为不端而被开除。1926年，他在家庭的安排下进入了桑德赫斯特军校，弗莱明再次因为酗酒和斗殴，提前结束了自己在军校的生活。1931年，他进入了著名的路透社，成为了一名专门报道间谍案件的记者。1933年，他回到了英国，做了一个银行职员，百无聊赖的生活让弗莱明忍无可忍，好在二战的到来为弗莱明赢得了“换种活法”的机会——战争让弗莱明变成了邦德。

1939年5月，弗莱明成为英国皇家海军情报局中尉，因工作出色，弗莱明深得局长约翰·戈弗雷海军上将的赏识，后者以作风强硬著名，是007的老板——M的原型。弗莱明曾多次陪同戈弗雷上将去美国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会晤，交流情报，并作为戈弗雷上将的助理直接领导代号为30AU的间谍部队。这是一个由间谍精英组成的小分队，队员个个身怀绝技，从神枪手、化妆师、武器专家到解密高手、间谍美女，一应俱全。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帮助纳粹占领国的高级官员逃亡以及窃取德军重要档案。

第一次行动,弗莱明率领 30AU 来到葡萄牙的卡斯卡伊斯,策划阿尔巴尼亚国王索古从德国、意大利占领区潜逃。他设想的营救计划是这样的:清晨,在国王寓所门前,两名清洁工(由英国特工扮演)出现了,严密监视国王寓所的德国卫兵问了两句,就让他们进了门。待了一会儿,两个清洁工(已是国王夫妇扮演)再次出现,拖着垃圾袋正向大门走来。这时,事先安排好的一场车祸准时在街对面发生,德国卫兵赶紧召集人手灭火救人。一个蒙太奇镜头:两个“高贵的清洁工”登上垃圾车渐渐远去。待德国人发现国王夫妇失踪时,国王夫妇已化装成葡萄牙人搭乘一艘意大利游轮安全抵达卡斯卡伊斯。结果,整个行动与伊恩·弗莱明的策划一样顺利,犹如他在执导拍摄一部 007 电影。

二战期间,弗莱明与“疯狂比尔”——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威廉姆·多诺万将军关系密切。1941 年,多诺万计划成立新的情报机关,要弗莱明策划一个蓝图。弗莱明为他撰写的计划共 72 页,描述了一个完美特工应具备的特质,“年龄在 40 岁到 50 岁,经过特工训练,拥有出色的观察、分析、评价能力,完美的判断力,能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对情报事业有献身精神,并有广博的生活经历”。这和詹姆斯·邦德的形象几乎一致。1947 年中情局正式成立,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邦德标准”。弗莱明毫不掩饰得意之情,向多个朋友吹嘘“我创造了中央情报局”。

1945 年 11 月 4 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戈弗雷上将对对他做出了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自《皇家赌场》大卖之后,弗莱明就成了一架被烟草和酒精驱动的写作机器,在他人生最后的 12 年里,一共写了 14 本 007 小说。在弗莱明生前,他的 007 系列小说就销出了 4000 万册,迄今为止,该系列小说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已超过 1 亿册。

1964 年 8 月 12 日,56 岁的弗莱明由于心脏病发作倒在儿子的生日宴会上。

几十年过去了,那些曾经试图抛弃他的“贵族们”早已烟消云散,他所留下的作品却享誉全球,妇孺皆知。在全世界,无数的人在阅读 007 小说或观看 007 电影,以此向这位传奇人物表达敬意和缅怀之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部分 最怕的是绝望

- 第一章 剪刀石头布 / 3
- 第二章 金蝉脱壳 / 17
- 第三章 不可能任务 / 34
- 第四章 德科在银座 / 50
- 第五章 魔鬼四十四号 / 65
- 第六章 偏向虎山行 / 87
- 第七章 亡灵海城堡 / 102
- 第八章 以花为剑者 / 117
- 第九章 日本正危难 / 136
- 第十章 忍者训练营 / 159
- 第十一章 浴火后重生 / 176

第二部分 最美的是沿途的风景

第十二章 萨迈拉任命 / 197

第十三章 安琪与蔷薇 / 214

第十四章 金色的薄暮 / 231

第十五章 黑岛守护神 / 248

第十六章 盟证三生石 / 262

第十七章 罪恶关何处 / 277

第十八章 遁入地宫牢 / 293

第十九章 地下刑讯室 / 310

第二十章 血染雷霆谷 / 324

第二十一章 告亲友奠文 / 339

第二十二章 情人的眼泪 / 344

第一部分 最怕的是绝望

第一章 剪刀石头布

艺伎千叶子挨着邦德跪坐，她轻轻地用手腕扶住榻榻米，身体微微前倾，在邦德脸颊印上一个淡淡的香吻。

“这可不是真心的，”邦德一脸严肃地说，“你刚才不是答应我，要给我一枚真正的热吻吗？要亲我的嘴唇的，至少如此！”

妈妈桑“灰珍珠”，一个不折不扣的老鸨，牙齿被烟熏得漆黑，神情古怪，矫揉造作。她的妆是那么浓艳，简直和日本歌舞伎中的角色一样，叫人有些毛骨悚然。她把邦德的话翻译成日文，然后咧开嘴笑了笑。大家都跟着爆发出笑声，艺伎们开始起哄，屋子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千叶子用纤纤玉手遮住娇羞绯红的脸庞，好像接下来她要去做什么下流的事情似的。不过，那双玉手的两个手指微微张开，千叶子在偷偷地看邦德的反应。她鼓足了勇气，突然起身，冷不防地给了邦德的嘴唇一个轻吻，然后赶紧退了回去，用手捂着

脸。这一次，结结实实地亲吻在了邦德的嘴唇上。

轻轻的一个吻，是邀请，还是允诺？

詹姆斯·邦德想起，曾有人承诺可以给他一个枕边艺伎。难道这个娇羞的艺伎就是那个枕边人？从技艺上说，千叶子是不甚高明的。她不很精通传统的乐器和唱曲，她也不能说唱长篇的故事，不能绘画，不会作诗，不会弹琴……但是，和她那些艺术修养深厚的小姐妹相比，她可以提供些别的服务，当然，这些自然只能在私密的空间进行，而且价格高昂。然而对于身处异乡的孤独者来说，这远比那三弦琴要有意思多了。更何况，外邦人本来就很难理解日本的三十一音的短歌，他们无论如何无法理解它的魅力和富士山的野菊花，还有漫山遍野的樱花有什么共通之处。

刚才那段表演引发的掌声很快就停歇了，这大抵出于对当事者的尊重吧。一个孔武有力、大腹便便的矮胖男人，身穿黑色浴袍，径直走了过来。他坐在邦德对面的红色漆器桌子旁。他掏出一根登喜路过滤嘴香烟，放在两排金牙中间，点上火，悠闲地吸起来。吸了几口，他把烟蒂放在旁边的烟灰缸上。

这个男人不是别人，正是日本情报机关高级特工田中老虎！

田中老虎剔了剔牙齿，然后说：“邦德君，我想给你一次机会，一次挑战我的机会。不过我们今天不比拳脚，我们玩一个游戏。我敢打赌，你一定会输。敢不敢来？”田中一脸坏笑，似乎笑里藏刀。那张长满横肉的脸，邦德在过去几个月已经习以为常了。那张咧开的大嘴让人不敢恭维。田中老虎一笑起来，眼睛就眯成一条缝，但是，那条细细的缝却似乎有着洞察一切的光芒。邦德知道那不是笑，而

是一种面具和伪装,那后面有看不透的东西。

邦德也随着大笑道:“好啊,老虎!不过,首先,我要再来些清酒。趁着酒兴才有意思!不要再给我用这些小杯子了,可笑得狠。我至少还能再喝五壶,直接拿酒壶来。叫我说,你们这酒,五壶的酒力也就相当于一瓶马丁尼。在我戳穿你们那些东方小把戏之前,我还要再喝五壶清酒。告诉你,我们西方人最擅长的就是直觉和赌博,没有什么游戏可以难倒我们的。快给我换大壶,难道你们这里就只有这些古董一样的明朝小瓷杯吗?”

“邦德君,明朝是在中国,看来你对瓷器的了解,以及你的饮酒习惯,都还有一些提高的余地。不仅如此,你如此轻视清酒,这也不是很明智的做法。我们有句古话,叫作‘一个男人可以喝掉第一壶清酒,第一壶清酒又会喝掉第二壶清酒,最后清酒会喝掉那个男人!’”田中老虎一边说,一边转向千叶子,似乎在把邦德的话转述给千叶子。千叶子一面笑得花枝乱颤,一面偷偷含情脉脉地看着邦德,似乎在无言地奉劝他要少饮些酒。

邦德则被他们的笑谈弄得有些懊恼,他心想,这些日本人,一定在笑话他西方式的饮酒习气,又或者在笑话他的粗莽和海量!

这时候,妈妈桑对千叶子耳语了几句,千叶子就赶紧起身鞠了一躬,然后退出了房间。老虎把脸转向邦德说:“邦德君,今晚你够有面子了。在日本,只有相扑高手才能一口气喝下这么多清酒而面不改色。妈妈桑说,像你这样的酒量,喝上八九壶肯定也没有问题。”突然,田中老虎做了一个鬼脸,压低声音说,“不过,她也叫我提醒你少喝一点,要不然,晚上你不是千叶子的对手哦!”

“告诉妈妈桑,我更喜欢她那成熟的性感和风骚,说不定以前我遇到的对手都不如她呢!要是一会儿我喝醉了,就让她来慢慢调教我吧。”

那个老鸨当然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这不过是玩笑话。然而这对千叶子而言,却真是一个精神上的打击,她一脸娇羞,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今晚这个情人了。不过老虎赶紧出来打圆场,妈妈桑也叽里咕噜说了一大堆。老虎的脸上恢复了俏皮的神情,大声笑着说:“邦德君,你可不要乱说话哦,这让千叶子小姐怎么想呢?再说,我们这个妈妈桑可是很有智慧的,她刚才开了个玩笑,说她已经嫁给了一个‘bon-san’,这是日语和尚的意思,刚好跟你的名字谐音,不是吗?她说她的锦被里再也放不下另一个男人了。人家把你比作一个和尚,你不会见怪吧?”

邦德努努嘴,表示认输,一面有些歉疚地看着千叶子。

整个艺伎晚会持续了差不多两个小时,邦德的下巴都已经笑得僵硬并且疼痛了。确实,这一晚上,他都在附和着笑,出于礼貌,他不得不笑。其实,说实话,这些艺伎并不曾给邦德带来多大的快乐。对于牛皮蒙制的手鼓,以及三弦琴发出的嘈杂的乐声,他更是云里雾里,一点儿也不曾心醉。邦德只知道,自己应该尽可能地保持谦逊和低调,以使得这个晚会能够进行下去。他也知道,田中老虎的盛情款待,不过是想尽地主之谊,好让邦德开心开心。这种接待的规格在田中这里可并不多见。德科·亨德森曾经警告过他,艺伎晚会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也许确实枯燥乏味,但是一定要耐着性子去参与。虽然这种感觉就像托儿所中的可怜娃娃,被变态女教师拿

来取乐一样。但是，邦德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因为任何一点虚情假意都难逃田中老虎的法眼，一旦田中认定你是个不真诚的人，那么以后的事情就不好办了。而且田中为了这个晚会，可是破费了一笔，不管这是秘密经费还是他自掏腰包，邦德都应该领情。所以在这整个过程中，为了自己的任务能够有实质性的突破，邦德必须笑脸相迎，装疯卖傻，自得其乐，陶醉其间……但是，他内心知道，这样的晚会，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场不小的灾难！

想到这些，邦德萎靡的精神又突然振奋起来，虽然受到老鸨善意的挖苦和取笑，虽然自己的玩笑和这个环境格格不入，但是他还是保持了笑脸，鼓着掌，显得兴高采烈的样子。他对老虎说：“告诉那个老婊子，她真是个聪明的婊子。”然后他从千叶子手上接过满满一杯滚烫的清酒一饮而尽。他注意到千叶子的手似乎也含情脉脉，这倒增添了他几分兴致。这时，千叶子又递上一杯，邦德没有立即喝下，而是分别倒进两个大大的杯子。他不断重复这个动作，后厨就不断地端上来新的酒。等到两个大杯子里的酒都快装满时，邦德兴致勃勃地把手放在大红色的漆器桌子上，故意做出一副夸张的挑衅动作，大喝道：“好了，来吧，老虎，让我看看你要玩些什么小把戏！”

其实那就是最古老的游戏——剪刀石头布！这也并不是什么东方特有的小把戏，其实全世界的小孩都会玩，而且规则基本一样，手势也一样。拳头代表石头，伸展的食指和中指代表剪刀，手掌摊开是一块布。双方的拳头在空中同时锤击两次，第三次大家一起出手，出了什么立刻揭晓，胜负自然也就明白了。这个游戏的关键在

于,要去揣测对方会出什么,然后采取相应的策略。一般情况是三局两胜,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

田中老虎把拳头放在邦德对面的桌子上。这两个男人都小心翼翼地看着对方的眼睛,似乎都想从对方的眼神中读出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在这间小屋子里,大家屏住呼吸,一片寂静。屋子是用木条围起来的,木格子上糊着薄薄一层纸。因为早些时候屋里太吵了,所以屋外潺潺的流水声今夜第一次被听见。又或许此刻真是太静谧了,再也没有欢声笑语,环佩叮当。田中老虎的脸色阴沉,让人不寒而栗,他像一个马上就要决一死战的武士,神圣不可侵犯。邦德的脸部肌肉也因为这紧张肃穆的气氛而略微有些扭曲变形。两人对峙着,邦德意识到,这或许不再是简单的孩童之间的玩耍了。老虎曾经扬言,一定会击败邦德。如果老虎输了,他一定会颜面无存。这对于邦德而言,意味着什么呢?他们这几周建立起来的那种确实存在,但又显得有些微妙而奇怪的友谊,会不会荡然无存?他的任务会不会因此而受到致命的打击?要知道,这可是地方上最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在两个女人面前,被一个小小的外国人击败,对于这个大人物来说,这一定是一件不堪的事。而且这次失利一定会被那些女人传扬出去。在西方,这样的事情,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大家会一笑置之,就像在游戏厅输了一局游戏一般,不过是一个铜板而已。然而日本人是很小气的,爱面子!这一点,亨德森已经反复交代过了,他反复警告邦德,一定要尊重日本的习惯和人情,不管是多么老土的礼仪,多么细小的事情,都要谨慎对待,不容有半点马虎。不过以前邦德还不是很理解这些教导的含义,今天,

他终于明白了。邦德到底应该赢,还是应该输呢?赢了,可以获得对方的尊重,表明自己并不是弱者;输了,可以让对方保住面子。不过,要求败,也需要同样的智慧,必须提前猜到对方会出什么手势!

气氛越来越紧张,邦德的神情也越来越严肃,他简直不敢看老虎的眼睛。他再一次想了想目前的局势,难道这个小游戏真的关系到那么多吗?是不是自己太多虑了呢?然而不幸的是,邦德不得不这么想。他来日本执行的任务,可谓万分重要,又危机重重。这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眼前这个小小的游戏,在邦德看来,若不妥善处理,或许后面任务的成败就难料了。

田中老虎似乎看出了邦德脸色不好的端倪,他先是大笑一声,这笑声与其说是因为幽默或开心,不如说是意在驱散刚才那沉闷的空气。确实,在那种环境下谁都会觉得压抑,这个老谋深算的家伙自然也不是圣人。“邦德君,从我这方面讲,今天晚上,我是主人,你是贵宾。从礼节上而言,我应该让你赢。但是,如果不才冒犯了你,我在这里提前向你赔个不是,希望你海涵!”

邦德也笑了笑,说:“我亲爱的老虎兄,如果一场比赛不去争个高下,那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故意输掉的话,我会觉得这是对我莫大的侮辱。但是,如果你对我刚才的话见怪的话,我倒觉得你是有意激我,如果你不是,为什么刚才你偏偏要使用英语?你为什么不把我们的对话翻译给在座的小姐们听,让她们听听,我有足够的信心胜过你。我要把你的高傲打落下来,让大家看看,不仅是大不列颠,就是我们苏格兰,也要远远胜过日本许多。我们的女王,一定也比贵国的天皇要高大!”大约是酒精的作用,邦德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勇气，竟然放出了这样的狠话。又大约是老虎的激将法确实起了作用，这下他算是被酒精害惨了。

虽然平常他和老虎就经常拿两国的文化来开玩笑，但这次玩笑显然开得有点大。田中老虎战前就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高才生，一直自以为很懂西方文化。他也一直觉得自己很开放，胸襟宽广，可谓学贯东西，博大精深。这份狂傲在邦德看来，倒确实有几分夸张，因为从本质上而言，田中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日本人，这一点无法改变。想到这里，邦德不由得十分后悔，亨德森的话犹在耳畔。邦德微微抬起头，似乎能够看见田中眼睛里那一闪而过的怒火。他的心里默默念叨着亨德森的警告，脑子一片空白。

“现在，听着！你这个愚蠢的苏格兰人，看起来你做得不错，但是不要得意忘形，不要去碰运气。田中老虎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间谍，他和其他日本特工可不大一样。你千万不要想着冒犯他，或者胜过他。你看看那张脸，不要忘记这个平常嘻嘻哈哈的人，其实在去牛津大学之前，就已经是柔道黑带。大战前，他在日本就已经开始为海军收集情报，当时他就是日本驻英国的海军大使助理。你不要愚不可及地认为，他在英国获得了学位，就会任由你冒犯。更不要忘记他的战斗功勋，他也曾经参加过神风突击队，可是训练没结束，美国人就在广岛和长崎投了两颗原子弹。所以说，如果论民族情感，没有谁比田中老虎的民族情感更加深厚，那是血与火交织的情感，不能触碰和侵犯！你再想想看，日本有九千万人，为什么这次秘密任务的领导者是他田中老虎。明白了吗？邦德，你现在心里有谱了吧？”邦德想着亨德森的话，不禁感到面红耳赤，他确实是太